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

九个世纪的悲歌

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美〕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著
姜良芹 全先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

九个世纪的悲歌

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美〕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著
姜良芹 全先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九个世纪的悲歌

——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著 者 / [美] 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译 者 / 姜良芹 全先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宋月华 钟纪江

责任校对 / 段 青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5.8

字 数 / 237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116 - 4/D · 004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4 - 364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 [美] 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著；姜良芹，全先梅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0116 - 4

I. 九... II. ①萧... ②姜... ③全... III. 社会变迁 - 研究 - 萧山市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266 号

R. Keith Schoppa

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

©2002 Westview Press

本书根据西景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湘湖史學家毛奇齡 (1623 ~ 1716 年)

谨以此书献给卡拉、德莱克和海瑟

——纪念我们在杭州的那个秋天

.....

万物都倒塌了，又复重建，
重建之人乐悠悠。

两个中国佬，在他们背后第三个，
雕刻在青金石上，
一只仙鹤正飞越他们，
长寿的象征。

那第三个人，无疑是一个男仆，
携着一把弦琴。

宝石上的每一处变色，
每一处偶然的裂缝或划痕，
宛如一道水流或雪崩，
或是高耸的山坡，仍在落雪，
无疑还有梅花或樱花的枝条，
飘香半路上的小屋。
那几个中国佬，向着小屋攀爬，
我禁不住遐想：他们坐在那里，
注视着高山长天，
怅望着悲惨的景象。

有人要听哀怨的曲子，
熟练的手指开始弹奏，
他们的眼睛，皱纹环绕的眼睛，
老迈的烁烁的眼睛，充满喜悦。

——威廉·巴特勒·叶芝《青金石》

前 言

湘湖是一个占地 6000 英亩的大水库，距离景色优美的杭州西湖大约 10 公里。无论是封建时代、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湘湖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影响全国的大事件；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叛乱或其他社会骚乱最先从那里开始；全国性的大型会议没有在那里举办过；那里也没有出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人物；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诗人曾经赞美过它的美丽。总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湘湖不曾制造过大的涟漪，它是一个容易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说到这儿，读者也许感到疑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来研究它呢？

事实上，在湘湖的故事中，人们上演了一出如何为了生活和控制环境而奋斗的戏剧。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九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官员、社会精英、普通大众，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围绕着湘湖而展开的。上百万现在已是十个多亿的“人民”在中国历史的描述中从来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湘湖的故事告诉我

们一个个鲜活的男人、女人，他们每天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难题的。中国疆域是如此的幅员辽阔，湘湖的故事使我们开始习惯于观察某一特定区域，并确实实地感受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看戏，湘湖历史也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军事危机提供了一个视角：中国人面对转变、威胁或机遇时作何反应；他们对一个个不同的问题会怎样处理，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而非那样的方式；他们对自然世界和周围环境怎样响应。因为湘湖的历史足够长，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考察，来分析中国人生活观、人生观、自然观的历史连续性。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观之下，想要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社会原动力，我认为最好的、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察一下中国人是如何处理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和他们的自身利益的。许多当代中国问题观察家错误地将中国人各种各样的处事态度和处事方法归因于极权主义的影响。事实上，那些处事态度和处事方法的形成是由于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动力的影响。^①

湘湖故事中的一些主题与 20 世纪晚期的湘湖状况明显有关联，使得人们不禁担心起来。在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人们为了实现获取尽可能多的土地、但又不能不与水资源之间达成平衡的目的，与自然生态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斗争。在这些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事件中，某些人为了私利不断扩大公共要求的范围，其中政府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随着这类事件的不断增多，我们将会看到为了生活而不断抗争已经成为湘湖人的标记。

湘湖故事教会我们很多，有关中国人和他们的社会，无论是

^① 这样的解释非常普遍。参见 James Kenneson, "China Stinks", esp. p. 18。

过去还是现在。它对于我们过去强调政治决定国家政体的研究方法来说，可以起到矫正的作用。以往，我们的观点僵化于君主统治、帝制时代、中华民国时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在对中国进行历史地探究和解释时，也往往束缚在诸如“封建主义”、“革命”、“现代化”这一类的限定语中。这种研究方法的危害是，他们不仅泯灭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个性，而且也消灭了中国基础社会、文化、政治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所有这些都模模糊糊地被各种所谓周期性的、主体性的假设所替代。

湘湖故事给我们提供的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个案，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湘湖的创建始于中国“近世”历史发端之时，它被人们视为地方遗产，即湘湖创建者和保护者的遗产。^①就在该地区的其他湖泊屡废屡复之际，湘湖的命运却不同，它存在了八个多世纪。与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文化王国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一样，湘湖一直在当地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经济中心的位置。为了保存这一遗产，英勇的保护者们处理了反复出现的、各种各样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威胁：如官方的善意转变为恶行；家族的利益转变为过分的贪婪；热心公益转变为赤裸裸的私人利益。与许多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在19世纪所遭遇的那样，湘湖也经历了来自自然灾害和人为侵犯的严重损坏。和传统政治伦理观的命运一样，湘湖在20世纪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过去的反复纪念得以构建，即所谓知古

① 内藤湖南提出了对唐宋两个时期进行了区分的问题，他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历史的开端。见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pp. 179 - 182. (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期”。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应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古”，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至明清则为“近世”。——译者注)

明今。划时代的或朝代性的历史通过大型的政治性的纪念活动实现记忆；地方性的纪念活动往往是对省级的、地区级的、县级的或者地理区域性的（如湘湖）历史进行记忆，也有的通过非语言性的形式如建立祠堂来记忆一些杰出的地方领导人；对个人的记忆则包括传记、个人年谱和随笔、文章等形式。由于文字记载、祠堂、牌坊、铭文以及强烈的祖先意识的过度流传，今日中国被其过去的历史包裹着、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今古不分。在湘湖的周围有许多地方，它们或者是历史遗迹，或者是与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有关。

现在我们也是湘湖故事的记忆者。我们的记忆通过对早期历史学家兼记忆者的塑造和记录途径的考察而形成：他们分别是顾冲（12世纪）、张懋（14世纪）、毛奇龄（17世纪）、於士达（18世纪）和周易藻（20世纪）。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早期历史学家的记述来了解湘湖的过去。在顾、张和毛的记述中，他们通过论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湘湖的存在是必须的，据此推断，所有侵占并填平湘湖的人都是自私自利和不道德的。这也是我们对湘湖存在的印象。请读者放心，我们这一印象的形成决不是对上述三位记述的照单全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他的一些史料——随笔、诗歌等，也以其特殊的方式证实了上述的历史诠释。於和周的记录则明显与上述不同：在於士达对1790年代的湘湖和它最初的样子进行比对时，在周易藻20世纪所做的资料汇编中——该汇编罗列了填湖者和卫湖者的争论资料，许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中的“不同声音”被屏蔽了。不过，在他们的记述中，文章和报纸上其他一些更主要的记录提供了另外的信息，有助于证实我们的观点。

湘湖故事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一些：上述五位的历史记述，历代《萧山县志》，有关湘湖的文献，当地人的随笔、文

章，县里一些大家族的宗谱，还有报纸和政府报告等。另外，在传统中国文人看来代表文学艺术最高形式的诗歌，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本书在每一章之前有一个几页纸长的“引子”，它由几个小节组成，主要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每一个引子仿照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散文的风格，选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点（一般位于花园里），并通过一幅中国画或一首诗歌来描述它。萧山县的文人雅士们，曾经仿效著名的“北京八景”，也在萧山县内选择了八个看起来有些相似的地点（其实更多的是他们自认为的），将它们称为“八景”。^①其次，它的目的是将湘湖故事的读者放置于该地区的一个特定场景：每一个引子告诉你，在那样一个有利地形上，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刻，你会期待看到什么。最后，每个引子会勾勒出这一章的主题和几个看似偶然实则深具意义的情节，这些情节将会在该章随后的记述中具体展开，它们还会介绍湘湖历史上某个时段关于湘湖应有的视觉享受。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无数的重要观光者曾经来到湘湖和它的周围地区。一些人是为了工作，他们考察它的各个方面并研究湘湖的功能；许多人是为了在湖、泉、山的自然美景中休闲娱乐而来；一些人只是在前往其他地方的途中路经此处；也有几个人曾经大张旗鼓地来这里参观，那是由于他们的身份的缘故。大多数的参观者或许都没有像吴淑那样的兴奋。吴淑是15世纪末萧山县的一个官员，他曾经描述自己在山中远眺湘湖时，被其美景深深打动、甚至是有些欣喜若狂的感觉。^②16世纪时，著名哲学

① 有关湘湖故事的九个引子，并不是作者故意炫耀文墨，其作用只是对湘湖的历史进行分期。

② 周易藻：《萧山湘湖志》卷5，1925，第12页上~第14页下。

家王阳明曾经作诗一首记述他参观湘湖的感受。^① 1959年的夏末，时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曾经参观过湘湖地区，这次参观留下的更多的是它对当地群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不是湘湖如何影响了毛。^②

我们现在也是湘湖的观光者。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生活，就其重要性而言，湘湖既是我们故事的背景之所在，也是他们代表性的特征。

① (民国)《萧山县志稿》卷32, 1935, 第17页。

② 《萧山县志》大事记, 1985, 第61页。

致 谢

几年前，当我接触到本书第二章中所提到的那个复仇故事时，我对湘湖的迷恋便开始了。从那时起从事湘湖故事研究一直到现在，我确信它一定能对我们解读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提供帮助。

在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这些年中，我欠下很多人和单位的“债”。如果没有杭州大学地理系陈桥驿教授的慷慨相助，我的研究要想达到今天的高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 1986 年秋呆在浙江的那段日子里，陈教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私地为我提供研究资料，安排田野调查和利用图书馆的便利等，他还安排并陪同我一起走访了位于萧山县境内的湘湖的各个场所，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研究旅程。另外，他个人对于湘湖区域的认识是其他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纠正了我对湘湖的许多错误认识。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依然存在错误和不足，这些都应由我自己来承担责任。除了陈教授之外，我想感谢杭州大学地理系的吕以春教授和阙维民先生，他们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真诚的帮助与努力。提及杭州大学的帮助，我

还要感谢杭州大学外事办公室的陈新琦副主任和夏越炯副校长。在萧山县，特别要感谢1985年《萧山县志》草稿的副主编娄更杨、县水利管理办公室的总工程师董明智以及湘湖师范学校的教师杨钧。

我另外一个“大债主”是位于美国檀香山的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1966~1968年我作为一名研究生，非常幸运地从那里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1986年1~7月，我又一次以驻校校友访问学者（East-West Center Alumnus-in-Residence Fellowship）的身份回到了母校，期间我完成了本书前七章的初稿。我要特别感谢学生事务和公开奖学金办公室（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and Open Grants）戈登·灵（Gordon Ring）、萨米·麦克（Sumi Makey）、格伦·夏弗（Glenn Shive）和琼·萨都（June Sato）的热情帮助。关于对本课题提出批评和建议方面，我要向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其他访问学者黄广国（音）、卢西恩·米勒（Lucien Miller）、威廉·惠特赛德（William Whiteside），以及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哈里·拉姆利（Harry Lamley）、丹尼尔·库克（Daniel Kwok）和布赖恩·麦肯尼特（Brian McKnight）等致谢。我还要感谢范雷（音）在资料翻译方面给我提出的各种建议和帮助。

欧内斯特·杨（Ernest Young）、罗威廉（William Rowe）、马克·施文（Mark Schwehn）和理查德·威尔斯蒂克（Richard Vuylsteke）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批评和友好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此外，一些同事在本课题进行中的各个阶段分别提供了批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柯博文（Parkes Coble）、詹姆斯·杜（James Dew）、勃兰特莱·盖瑟特（Bradley Geisert）、约翰·以色列（John Israel）、斯波义信、卢比·瓦森（Rubie Watson）、詹姆斯·瓦森（James Watson）和菲

利普·韦斯特 (Philip West)。我还要感谢博塔·埃库季屠 (Berta Acojido)、坎德斯·康拉德 (Candace Conrad)、迪娜·霍 (Deanna Ho)、克里斯廷·艾迪伊 (Christine Ideue)、克里恩·梅拉 (Colleen Maielua) 和贝丝·斯科帕 (Beth Schoppa)，他们将我的手稿进行了电脑文字录入。耶鲁大学出版社配制了各章里的湘湖地图；瓦尔帕莱索大学地理系的肯·基芬赫穆 (Ken Keifenheim) 绘制了其他的插图。我还想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切克·格伦奇 (Chuck Grench) 和劳拉·琼斯·多利 (Laura Jones Dooley) 表达我的谢意。

我要向为本课题研究 and 写作提供经费支持的机构表示感谢。本课题经费来源有二：一是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是东西方研究中心驻校校友访问学者身份。我要感谢瓦尔帕莱索大学，它为我在 1986 ~ 1987 年提供了研究教授的身份，这为我完成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时间保证，它还为本书的插图和出版提供经费支持，这一经费支持来自齐格勒家族学院人文学科研究基金 (Ziegler Family Faculty Research Fund for the Humanities)。

最后，我要对我的妻子贝丝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和无尽的爱。不错，她的名字已经在上述文字录入者中出现过。但这并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贝丝对我的帮助比那要大得多，除在我从事的本课题中给予了数不清的帮助外，她对我的帮助远超出了湘湖研究之外。因为受到我的孩子卡拉、德莱克和海瑟的影响，我的研究视野才更加宽广，开始关注到了世俗的家庭生活和财产等。反过来，我也希望他们向别人介绍中国时能够受到我的研究的影响，另外，我也希望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能使他们以另一种视角观察生活。

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